

ZHANG ZHOU WEN HUI

漳州文化譚

5



925.7-55
LWV4

● 主 管：漳州市文化与出版局
主 办：漳州市艺术馆

中国银行 漳州分行

纪念**龙江风格**诞生四十周年



周恩来总理接见京剧《龙江颂》剧组



多年来，到洋西村龙江小学的龙江风格纪念馆参观学习的干部群众络绎不绝。



优生优育宝宝杯

摄影比赛



郭孚扬 (Keriny 摄)



(王雄铸 摄)



蒋恒劲 (蒋东壁 摄)



张健侨 (张佩君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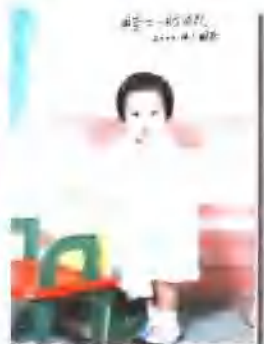
郑永承 (郑丁国 摄)



陈哲贤 (许艳凰 摄)



黄乐琪 (黄林璋 摄)



周奇士 (周建成 摄)

优生优育宝宝杯

中国优生优育协会



陈璐 (韩妙娟 摄)



蔡锐 (蔡松清 摄)



林航 (林源泉 摄)



黄泽政 (杨亚西 摄)



汤芷昕 (黄芹快 摄)



黄思远 (庄振东 摄)



陈茁 (胡武忠 摄)



黄钟杭 (钟家琪 摄)



名校资深校长谢高明主理



先进的电脑教学



数码语言授课



外籍教师讲课



物理实验教学



越来越多的学生考上警官学校、大专院校



漳州文化谭

编委会主任：于建生

编委会副主任：

张祝发

编委会办公室主任：

叶腾鸣

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

江小帆

编委：

王文胜 林瑞红

张大伟 许初鸣

黄江滨 杨梓章

黄巧艺 高建国

周毅军 汤文谦

胡东雄 沈洪生

蔡艺生 张广兴

邹宗森 王高生

李学松

目 录

文学精藏

- 寻根之旅……………(美国)林太乙(1)
身边的玫瑰……………王世波(10)
散文易学百难工……………(香港)吴东南(16)
难忘这方热土……………谢鹏志(18)
《剑花吟》序……………晨 崧(23)
假洋女……………吴隆扬(17)

文化名城

- 书画艺术之乡——诏安……………沈金耀(31)
画家沈汝淮作品展示……………林连芳(63)
闽台艺苑姐妹花……………黄辉全(33)
源远流长的中华孝文化

——管窥蠡测中华孝文化

- ……………陈亚南(37)
漳州三大谜……………许初鸣(44)
陈聪白事略续记……………陈嘉音(47)
猪肚奇案……………叶志兴(49)

《爷梦断“良峰县”

- ……………涂绍聪 傅崇毅(51)

《闽南人婚庆文化蕴含

- ……………温 欣 叶志兴(54)

改革创新中的漳州市安山文武学校……………(64)

音乐曲艺

生日之宴……………席树兵(26)

花会

——第五届海峡两岸花卉博览会会歌

……………庄奴(台湾)词 陈彬曲(58)

一切为了谁

……………郭拱明词曲(60)

盼你归来 ……郑浩、顶柱词 尔宁曲(62)

漳州市首届“未来之星”艺术表演决赛

……………市艺术馆(9)

平和举行教师节大联欢……………李香梅(25)

“芎城·漳州锦歌社”成立

……………芎城区文联(50)

主 编:林晚霞

副 主 编:郑惠聪

编 辑:郑惠聪

唐镇河

赖振春

编 辑 助 理:林连芳

主 管:

漳州市文化与出版局

主办:漳州市艺术馆

地 址:

漳州市芳华北路电影

公司三楼市艺术馆

(中山公园南大门)

邮 编:363000

电 话:2022898

2292103

传 真:2052975

印 刷:

振兴印刷有限公司

电 话:2032612

漳新出(2003)内书

第 106 号

身
根
之
旋

(美国)林太乙

飞机把我们送到中正机场。两年没回来，居然不认得了，原来机场大厦是新建的，面积庞大，设计极为尖端。我惊愕了一下。

第二天，文化局长龙应台女士到老爷饭店来看我们，初次见到这位作家，我们谈得很投机。举行记者招待会，参加林语堂思想和精神座谈会，和老朋友到花西街台南担担面海鲜餐厅大啖鱼虾贝蟹，老友重聚，欢乐之至，有着久客还乡之感。

父亲在一九六六年，在欧美住了三十年之后回台湾定居的理由，是为了乡情。他说：“有一次回来访问，不期然而然听见乡音，自是快活。电影戏院，女招待不期然而说出闽南话。坐既定，隔座观客，又不期然说吾闽土音。既出院，两三位女子，打扮的是西装白衣红裙，在街中走路，又不期然而然，听他们用闽南语互相揶揄，这又是何世修来的福份。

“我们漳州民间穷苦者什之一，富户劣绅亦什之一，大半耕者有其田。但是生活水准，教育普遍，自不如今日之台湾。由是，每每因乡语之魔力使我疑置身故乡之时，又觉骇异二事。一、这些乡民忽然都认字了。而且个个国语讲得非常纯正。这不是做梦吗？又路上行人，男男女女，我所疑为漳州妇女的，又个个打扮的那样漂亮，红红绿绿，如喜娘儿一般，与吾乡少时所见不同。由是给我一种恍然隔绝人世可遇而不可求的美梦。”

双亲在阳明山租了一幢房子住。后来蒋老“总统”表示要为他们建筑一幢房子，父亲接受了。这是他生平唯一一次接受政府的恩惠。

父亲在阳明山居住的岁月，更为香港中文大学编纂《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在一九六五年底父母亲到香港来看我们时，就与中大

校长李卓敏谈到他终生的抱负，即编纂一部适应现代需要的汉英词典。当时只有两种汉英词典在国际间流行通用。一是一八九二年翟理斯（Herbert A. Giles）编的《汉英词典》（Chinese - English Dictionary），以及一九三二年麦氏（R. H. Mathews）编的《麦氏汉英大辞典》（Mathews' Chinese - English Dictionary）。这两部字典已经不足以应付当代的需要。一九六七年春，父亲受聘为中文大学的研究教授，主持词典的编纂工作。资料的收集、查核、抄写等工作，由一小组人担任。每天工作七、八个，甚至十个、十二个小时，他很情愿。

工作虽然忙碌，但日子也过得很快乐。家里有佣人，母亲不必再自己操劳家务。早上有人挑刚刚从山上砍下来的竹笋来卖，中午杀一只鸡炖汤吃，那是几十年来没有尝到的美味！进城吧，到圆环去吃蚵仔煎、炒米粉，或是去“一条龙”吃饺子。要不然换换气氛，到统一大饭店的咖啡室饮一杯咖啡，吃一块奶油蛋糕。

他也喜欢逛街，有一回他跨进五金店的门，买了一把椎子、一圈铜丝，和不少可用而不必要用的钢铁器物，原因很简单，起初倒无意要买个什么。可是店主是一口真正的龙溪话，普通的闽南话，都有多少县分的腔调不同，生为龙溪人，听到真正的故乡的音调，难免觉得特别的温情。他们一谈到漳州的东门，又谈到江东大石桥，又谈到漳州的盐水桃、鲜牛奶，不觉一片儿时的欢欣喜乐，一齐涌上心头。谁无故乡情，怎么可以不买点东西空手走出去？于是他们做一段小交易，拿了一大捆东西回家。

那部父亲认为是他写作生涯的巅峰之作——《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于一九七二年十月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全书约一千八百页。他费了五年的工夫在这部辞典上。记得我去香港启德机场接他们，在乘小轮过海的时候，他站在甲板上，真形子色，对我说：“我工作完毕了！从此我可以休息了！”我替他高兴。他不知道，别人在七十七岁之前早就退休了。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六日，父亲在香港去世。一九八五年，由于好友马骥仲、黄肇珩和马镇方先生的努力，父亲故居由台北市立图书馆接收，成立林语堂纪念图书馆。母亲捐赠家园、父亲生前藏书和

作品，及一部分手稿和代表性遗物。另一部分手稿则寄放在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馆。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八日，台北市文化局成立后第一个上班日，局长龙应台就和台北市长马英九上山探访林语堂纪念图书馆。在文化局大力推荐之下，马市长同意让这位国际性的人物身后遗留的珍贵遗产获得应有的地位和重视，核拨近千万元新台币经费由市立图书馆负责修缮工作。林语堂纪念图书馆改称林语堂故居，由文化局接管，佛光大学负责经营。

今年三月二十六日，马市长、龙局长和我们缓步绕行过故居后院，以一束束淡彩海芋向长眠在此的父亲致意。然后我们开启了故居大门。故居展示父亲的一部分手稿，以各种语文出版的著作，几个书柜的藏书，还有使用他发明的上下形中文检字法的电脑。此外还有他的衣物、眼镜、烟斗、笔墨等等。

我感谢马市长、龙局长的努力，使民众能够到故居观看各种展品，想见父亲的为人。父亲的作品在他去世之后不但在国内，也在国外不断出版。盼望多年以后它们仍然会被视为阐释中国文化，裨益中西文化交流的著作。

寻 根

香港赤鱗角机场庞大如城市，和启德机场截然不同。看板上显示的地名也看不惯，同一家航空公司的，可飞台北、高雄、广州、厦门、上海。我脑筋一时转不过来。

我们从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八八年住在香港，从没去过大陆。在那段时间，许多人喜欢到新界落马洲，站在高处“看中国大陆”，好像眺望那一片片田地和笼罩着薄雾的山丘，就等于窥见了那咫尺天涯的中国大陆。我们也带爸爸去看过。他惋惜地说：“我此生没有机会回故乡了。”

在那段时期，有一批香港知识分子，所谓“大陆观察家”，专门研究、分析大陆情况，将所得资料供给媒体，但对数以万计从大陆涌来的民众来说，大陆并不神秘，他们对家乡的事情知道得一清二楚，多

年来他们一直把辛劳所得接济家乡的亲人。家乡的人只要开口，香港人便寄钱、寄药、寄衣服，为他们买录音机和电视机。每年农历新年期间，几十万人携带各式各样的礼物回乡探亲。

“文革”结束之后，五里沙的村民曾写信给妹妹相如说：

“在一九六六年间，咱祖国文化大革命，坟墓毁灭不少，你们祖父母之坟墓，本来要挖掘起来，亲人林盆子之妻陈桂花对儿子林小德说明，由他出来阻挡，我们亲人们协助支持，对他们说，这是我们的骨骸亲人，应该保存作纪念，至今完整无损。”

“咱祖家邻居天天有人探听，你们五里沙出了一个世界名人，他的后裔有没有回来？乡亲们盼望你们回来。”

信里说，五里沙的人还记得父亲为村里修学堂，买低洼田地，雇人挖个大鱼塘，买田园，并且买台湾的甘蔗种苗、柚子苗、树苗给乡民栽种。信后署名的是林小德、林旺火、林生仔、林发仔。

五里沙是我们的根，深植稳固，那里的乡民知道得比我们清楚。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去过北京参观紫禁城、长城、天坛，尝过全聚堂的北京烤鸭（没有香港的好吃），我们也游了长江三峡，在西安看了出土的兵马俑，也到过上海、苏州、杭州。我们住的是观光旅馆，去的是游客去的地方，一个亲人都没有。就是没回过故乡。

现在，我们真的要回去了。我不免百感交集。

厦门高崎国际机场很够国际水准，这大概与厦门划为经济特区有关，一九八〇年以来，经济特区引来许多外来投资企业。

二伯玉森的孙子孙女，即已故厦门大学教授林疑今（宝泉）的子女以撒、梦海、梦如和以撒媳妇丽珍来接机。我们走出机场，即感到阳光明媚，微风吹拂，不带一丝潮气，与香港闷热的气候大为不同。车子沿嘉禾路驶去，只见左右棕榈亭立，一片旖旎南国风光。处处高楼大厦，其间有破烂旧屋。一时觉得样样新奇，来不及有什么感想。

车子驶到鹭江宾馆，对面就是厦门轮渡码头。站在客房前的小阳台，只见熙熙攘攘的渡轮来往。对面就是鼓浪屿，我富裕的

外祖父，豫丰钱庄老板廖悦发气派很大的花园洋房就在那里，听说里面还住着几位表哥。

一·二八事变，母亲带我们三姐妹从上海逃回鼓浪屿娘家（父亲那时在欧洲开会）。我们住在二楼，记得有一棵玉兰树高及二楼走廊，我依偎在栏杆俯瞰下面的花园，石板上放着多盆花草，很美丽。有一次，我们坐公共汽车到漳州去看祖母。祖母躺在床上，她说我们很乖。第二年，她却就过世了。

我从小就听说鼓浪屿沙滩的沙多细多白，山上的洋房多么漂亮，街道多么清洁。岛上居民只有几千，没有车马，走在山上小道，可以听到从洋房传来贝多芬或萧邦的钢琴曲，或从教堂里传来的《圣母颂》。我迫不及待要去看。

当晚宝泉嫂一家人在厦门湖滨中路的好清香大酒楼为我们洗尘。八十八岁的宝泉嫂真好福气，左右边各坐一个孙子为她捡菜。他们是以撒的双胞胎儿子。大家都认为丽珍运气好，朋友的子女要结婚，都喜欢请她去铺床。主人点了满桌地道家乡菜肴，有的吃过，有的没有。菜单是：

风味九拼盘（土笋冻、章鱼、五香、捆蹄、海蜇皮、蒸水肫、芋枣、咸水鸭、沙茶肠）

竹筒虾、炒目鱼面、鲟粥、韭菜盒、松子鲈鱼、海蛎煎、自包薄饼、海鲜豆腐煲、芋包、肉粽、菜胆扒素鲍、肉燕鱼丸汤。最特别的是土笋冻，土笋原来即土蚯，是厦门特产。此菜色泽灰白，没有什么味道，吃时加芥末、乌醋、辣椒酱等。奇怪，我没听父母提过土蚯冻。

我们大快朵颐，回宾馆，我又站在阳台上，空气带着淡淡的海的气息。对面鼓浪屿山上发出彩色转动的灯光。最高处是日光岩吗？小时候常听母亲说，肯定那时没有装上吸引游客的灯光。我愿只见明月照在鹭江上。我在那里站了好久，等到风拂脸上有点凉意，才回到房间。明天要去五里沙了。

十里蕉林五里沙

漳州芗城林语堂学术研究会会长陈力水先生亲自来宾馆接我

们。梦海、梦如、以撒夫妇和我们同去。

漳州离厦门六十六公里，车子向海沧大桥驶去，那是亚洲第一座三跨连续，全漂浮钢筋梁悬索桥，把湖里、集美、杏林、海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从闽西南大山涓涓细流汇成漳州九龙江的支流，有一条叫西溪，途经山城。父亲最疼的二姐美宫姑就嫁到山城蒋家。父亲在《四十自述》中说，“我每由坂仔到厦门读书，必须乘船到漳州，沿途风景如画，满具诗意，令我神往。有一次我们全家到山城，因为二姐要到山城结婚，而我将由此到厦门，再到上海就读圣约翰大学。二姐在出嫁那天给我四毛钱，含泪而微笑对我说，‘我们穷，姐姐不能多给你了，你要好好的用功读书，因为你必要成名。我是女的，没有福气上大学。你从学校回家时，来看我。’不幸她结婚后约十个月便因患鼠疫去世。”父亲收到恍如晴天霹雳的消息，悲痛不已。回想二姐结婚时对他说的几句简单的话，他觉得自己非实现二姐对他的期望不可。他说，“我青年时所流的眼泪，是为她流的。”

西溪、山城这些地名一直在我的记忆里，想象中，父亲童年少年那些快乐和深忧的时光，永远镂刻在他的写作里。现在我到了他少年成长的地方！

漳州现在是熙熙攘攘的城市，人口四百四十万，原以农业和轻工业生产为主，改革开放以后引来许多台、港、澳地区的投资者，尤其是台湾来投资的人士，因为他们不但语言相通，而且许多人祖籍是漳州。这里有工业新区、高科技园。城市中心有高楼大厦也有矮房子，还有三轮车，闹区有点像五十年代的台北。

车子向西郊驶去，离漳州城六公里，突然转入一条狭路，左右是绿叶繁茂的香蕉林。这是十里蕉林五里沙了！和刚才公路上的风景判若两个世界。我睁大眼睛观看那些从根茎伸出的粗阔绿叶，尚未定下神来，车子已经停了，周围拥来许多人，有的是手握相机、摄像机的记者，还有男童向我们献花。

向上一望，在左右皆是蕉林的石阶上，矗立一座建筑物，巍

峨壮观，那便是林语堂纪念馆了！

我们爬着石阶，共八十一阶，纪念父亲在世八十一年，不觉感慨万端。走到平台，看见一座二层楼环形房屋，最瞩目的是一道米色砖墙，高及屋顶，墙面上嵌有金光耀眼的“林语堂纪念馆”馆名，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鹏先生的书法。馆前站着数百人，许多是五里沙村种香蕉的农民，相信他们没有几人看过父亲的书，却听说过“我们这里出了个世界名人”。啊呀！父亲如果能亲自回来，看见他们，不知道要多么高兴！你们好吗？他会问：收入够用吗？拿条香蕉来给我吃吃看，甜不甜。

五里沙是个自然村，隶属珠里行政村，只有一千三百个村民，大家都姓林，全都是农民。六十岁以上的原来大多是文盲，经多年的扫盲，据说已经脱盲，中青年人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现在已有八十个人高中毕业，十个人大学毕业。“那是好的，”父亲会说，“要上学校用功读书才有前途。”

馆前有一座父亲的塑像，由萝城区区长朱璋琪、相如和我举行揭幕仪式。塑像是由著名雕塑家、厦门大学李维祀教授设计制作。塑像坐着，栩栩如生，中式长袍、皮鞋，手持烟斗，眺望故乡，怀抱蕉林。

纪念馆是一座中西合璧的二层楼房屋，屋顶有褐色琉璃瓦，入口是西式拱门，西班牙螺旋圆柱回廊，屋中有个小庭院。这是根据台北故居设计的，体现了父亲“宅中有园，园中有屋，屋中有树，树上有天，天中有月，不亦快哉”的构想。

纪念馆展览共有五部分：一、山乡的孩子；二、在国内；三、在国外；四、主要成就；五、家乡的纪念活动。所藏的书、照片大部分是相如和我赠送的。这次我们带来了一幅父亲手书立轴，写的是南宋词人辛弃疾所作《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一词的片段“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

我们走到离纪念馆不远的祖父母合葬地，向坟墓鞠躬，献花致敬。想到大约一百年前，祖父对儿子说：“和乐，你要读书成名。”经家园演变，几万里山河的沧桑，这个美梦实现了。我不

禁眼湿。

父亲晚年时常惋惜地说，“我此生没有机会回故乡了。”不，他回来了，回到了十里蕉林五里沙。

在会议厅举行座谈会，由天宝镇镇长沈龙石主持，桌上摆着许多盘香蕉，我吃了一条，味道香甜。与会人士说，纪念馆早在十几年前就有人提出，一九九九年又重新提出，引起共鸣，一批批人来到五里沙考察、协商、做决定。二〇〇〇年春天，纪念馆正式奠基，二〇〇一年十月，五里沙彩旗飞扬，锣鼓喧天，林语堂纪念馆正式开幕。五个月内，参观者达三万人。

我感谢漳州市芗城区、天宝镇二级政府和乡民核拨或捐输巨款建造纪念馆。

座谈会毕，漳州市副市长许荣勇在漳州裕晖大厦请午宴，我们在宴会上谈到漳州特产荔枝、水仙花、小溪枕头饼、长泰文旦、漳州八宝印泥。据说齐白石、徐悲鸿等大画家的作品上，可闻到八宝印泥的芳香。父亲在著作中提过，在民国初年要花七块“袁世凯大头”，才买到一两。

主人送我们姐妹各一盒“特级贡品”印泥和漳州特产木偶。回到厦门，在鹭江宾馆门口有小贩挑着担子卖荔枝。我们买了几斤拿回房间里吃，自觉是不折不扣的漳州人。

我们乘渡轮到鼓浪屿，坐旅游公司的观光车，上城寻找母亲娘家旧故廖宅。沿路处处是海鲜馆子，门前摆着一盆盆活生生的鱼虾。全岛面积不到二平方公里，地坡递降，楼屋层次错落，有从前公共租界时所建的高楼大厦，也有新建的观光旅馆。

我们在音乐学校下车，经过原毓德女学堂，母亲曾在那里就读。走几步路，拐进一个巷子，突然看见廖家旧宅，不禁怵目惊心。那当年辉煌一时的三层洋房因为年久失修，破坏残旧。住在里面的表兄说，三楼塌下去了，没有重建。花园荒芜凌乱，但是我五岁时站在二楼观赏的那棵玉兰树仍然屹立，绿叶茂盛。

物换星移，匆匆岁月，惊风而过。

我们参观厦门大学在图书馆设的林语堂纪念馆，内有父亲用

身边的玫瑰

王世波



在酒吧里认识的女孩是不能深交的。我保持着这种原则穿梭于人潮汹涌的 hot bar, 直至碰到芷晴。

芷晴, 人如其名, 有着东方小女人独特的娇柔, 眼神中永远有一点点的冷漠, 一点点感伤, 仿佛一只浑身竖满利刺的刺猬, 随时准备对付朝着自己发起进攻的男人。

和她相识是在 hot bar, 那时的我因为刚刚结束了一场痛苦的爱情, 习惯于用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这个令人憎恶的世界, 尤其是对女人。夜幕降临后朋友们都相约到 hot 吧, 也叫上了我, 摇曳闪烁的灯光中, 年轻的男男女女疯狂的摇晃身体想要释放压抑许久的烦恼, 大家都溶入到了高分贝的音乐里, 除了我。我静静的坐在一旁, 一罐接一罐的喝着蓝带, 独自咀嚼着失恋后的痛苦。无意间, 我感觉到一双淡漠的眼神, 一个独自在角落里同样选择蓝带的女孩, 齐耳的短发, 黑色的 T 恤和热裤衬托出成熟完美的曲线, 朦胧的灯光下我感到了她的感伤。以为是同病相怜使我有想要认识她的强烈欲望。这时, 小凯向我走来, 打断了我的思路, “干嘛一个人呆呆坐着。今天可是咱们的狂欢会, 不就一个女人吗? 何必搞得魂不守舍的。”又一整罐蓝带送进了肚子, 有一股淡淡的凉意: “我想我该认真思考一下我为什么会失败。”小凯一脸无奈: “那随你了。对了, 给你介绍一个朋友, 我想你们应该可以交流一下。”芷晴, 一个云淡风轻的名字, 相识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那一晚我们聊得很投缘, 直到时针已指向午夜。分别时我们很默契地交换了彼此的电话号码。和暧昧的眼神。看着她的离去, 回忆着她的眼神, 我知道自己仍是一个魅力